

控制幻影—談林珮淳之《創造的虛擬》作品中之科技警訊

曾鈺涓

因深受 921 大地震災難的震撼，林珮淳自 1999 年開始從解構性別、文化、社會等議題作品，轉而關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開始「回歸大自然」系列創作。以天空、花草、蝴蝶、海洋作為其作品中的視覺符號，傳遞其對大自然的渴望，並批判科技所帶來的文明滅絕的思維。《創造的虛擬》延續此系列作品的主旨，透過互動、影像與 3D 電腦動畫探討虛擬自然下的人類知覺狀態。

《創造的虛擬》以黑色布幔阻絕空間與外部的連結，並以黑色步道引導觀者進入一個屬於觀者個人的控制室。空間入口處之白色置物架上放置了一雙白色手套，觀者在進入空間前，必須先執起手套，並詳細閱讀生物創造過程步驟。進入控制室後首先映入眼簾為空間前方以投影呈現的巨型水箱，水箱中傳來陣陣的深海水聲，充氣而透明的巨大泡泡規律的放置並充塞於空間地面，展場中心控制台內嵌著一台具觸控螢幕功能的電腦，控制者必須戴上白色手套，並以觸碰塗抹方式，決定蝴蝶的色彩與型態，並在完成創造後，將自己創造的蝴蝶生物體，釋放至前方水族箱之中，蝴蝶在水族箱裡翩翩飛離並消失於螢幕之外。

作品以簡單直覺的互動介面、美麗的 3D 視覺影像以及空間氛圍的營造，讓參與者在觀看初始，驚豔於 3D 視覺畫面的絢爛，並沈溺於互動過程中的愉悅感。達到藝術家藉科技創造之表象趣味性，吸引參與者與之互動，以傳達其科技批判意識。

影像是吸引觀眾與之互動的要素，空間氛圍是醞釀觀者心態轉變的催化劑。當參與者在參與互動過程中，從選擇進入與戴上白手套的過程，即踏入林珮淳所設下的陷阱，引導參與者產生具控制主導力量的想像，並醞釀促使參與者從旁觀態度，轉而為具控制力量的控制者，在面對觸控螢幕中的蝴蝶個體，以造物者的心態進行新蝴蝶物種的變態創造。參與者在心理感知上呈現角色錯置與控制快感，是林珮淳隱藏於螢幕中超真實炫麗影像之後，所欲批判的真實意義。

科技成為使用者追求快感的工具，人類藉科技延伸自己的能力，並假想擁有造物者的造物權力。第一隻複製羊桃莉出生，使得複製人科技成為可能，在以醫療造福世人的論點之下，醫療複製技術、幹細胞研究成為終結病痛、長生不老的希望(Klotzko 2004)。然而生物科技所描述的美麗烏托邦世界，卻讓我們更憂慮瘋狂行為後的代價是人性與個人價值的泯滅。

作品中的主角「蝴蝶」，延續林珮淳自 2004 年起多次在作品《捕捉》(2004)、《蛹之生》(2004)、

《期待》(2004)、《城市母體》(2004)的表現主軸，然此「蝴蝶」的意象非僅是表象呈現的繽紛耀目個體，而是隱喻「自然」的象徵符碼，並建構出科技之自然複製與模仿的虛妄性。以 3D 影像所呈現的看似真實卻是虛幻假象的世界，是對人類自以為是的科技成就之反諷，此大自然幻影存在於每個人心中，讓世人自以為擁有未來，殊不知反而是失去未來的警訊。

不同於愛德華多·卡茨(Eduardo Kac)的〈基因轉殖藝術〉(Transgenic Art)型式，直接以基因工程科技，創造獨特生物體之引人爭議型式。或李小鏡以數位影像合成方式，塑造之驚異並具視覺效果的人獸混種肖像。林珮淳採用溫柔熟悉的蝴蝶影像，結合 3D 動畫與直覺親近人的互動介面，作為概念呈現方式，其強調的並不在於視覺的虛擬再現或是最新科技工具的使用，而是在於透過控制慾望的再現，呈現對科技濫用的警告。影像、場景與電腦控制台之設置，僅僅是一種提供幻象的工具，在引導控制的過程，直覺熟悉的互動介面，挑起了參與者心理的騷動，一種成為控制者的慾望，並在整體過程中，以一種具宗教儀式的行為與沈靜的殿堂型式，將控制慾望與影像聯繫呈現夢想成真的幻覺。

小說家在故事中，提出科技所帶來的文化滅絕警訊。19 世紀，瑪麗雪萊(Mary Shelley)在《科學怪人》(Frankenstein, 1818)中，以瘋狂科學家製造出具強大破壞力量的怪物，強調科技的破壞生命秩序與自然規律的可怕。20 世紀初，赫胥黎(Huxley)在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, 1932)小說裡，描繪科技操縱人類思想與情感，使得人類對於科技具有夢想成真的憧憬，並進而產生違反自然不可挽救的無知悲劇。到了 21 世紀，加拿大女作家愛特伍(Margaret Atwood)小說《末世男女》(Oryx and Crake, 2003)中，闡述了一個因為生物科技所造成的，人類幾乎滅絕的廢墟世界，只留下具免疫力、天真的「克雷科人」與到處流竄的狼狗、器官豬、羊蛛等基因改造生物，提出文化滅絕與科技至上的社會階層批判。林珮淳則透過創作，在繽紛的假象下，警告科技對人類生存所帶來的危機與無法承擔的後果。

人類為了經濟利益追求無止盡的物質慾望，不斷的掠奪侵犯大自然，所造成的自然反撲變色後果之憂慮，誠如拉圖(Bruno Latour)所認為「……人們生活其中以為科技建構的社會帶來的時代的進步，然而我們並不肯定今日的文明是否比較先進，我們是否比較快樂，或是否比較有創造力（或毀滅力）。」林珮淳持續地在作品中宣揚「走出文明、回歸伊甸」的真理，傳遞著其對文明無限的擔憂與省思，卡茨曾提出「...藝術家的創作不在於科技使用的最新或最晚，而在於以有意義的方式去告知觀者與參與者科技問題與迷思。」觀看林珮淳作品，不能僅從作品符號、型式呈現與科技使用來觀看其表象，而是從其作品中呈現的「過程」所傳達之「警訊」來探討其作品意義，而這個警訊提醒人類隱藏科技美夢下的陷阱，並傳達出人類與大自然的純真與主體性正離我們遠去的憂慮。

參考書目：

Atwood, Margaret, 《末世男女》。袁霞譯。台北：天培文化，2004。

Huxley, Aldous Leonard, 《美麗新世界》中文版，黎陽譯，台北：志文出版社。1988

Klotzko, Arlene Judith, 《複製人的迷思》中文版, 師明睿譯, 台北: 天下遠見出版。2004
Latour, Bruno, 〈直線進步或交引纏繞〉, 《科技渴望社會》, 雷祥麟譯。台北: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, 2004

SAIC professor Eduardo Kac and students(2000). Behold, Alba. F Newsmagazine,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(Nov. 2000). p13-15. <http://www.ekac.org/fdeb.html>.

2006.6